

热血铁胆将军——

巴 顿

吴 涵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军校的骄子西点.....	1
第二章 美国陆军第一号“剑术大师”	6
第三章 美军第一坦克兵.....	10
第四章 高擎“火炬”的罗伯特	17
第五章 灯红酒绿摩洛哥.....	22
第六章 突尼斯再露锋芒.....	29
第七章 扬威西西里.....	35
第八章 诺曼底登陆.....	43
第九章 兵围塞纳河.....	49
第十章 最后的战斗.....	52
第十一章 遭车祸将星殒落.....	58

第一章 军校的骄子西点

公元1885年11月11日,小乔治·史密斯·巴顿降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雷克维尼亚德。

他就是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叱咤风云、威名显赫的"热血与豪胆"将军。

小巴顿自幼就十分看重家族的军人血统,并引以为自豪。一些热衷于二战历史著述的传记作家也有此看法,认为巴顿的军人世家,对于他酷爱军事职业,促成其辉煌的军旅生涯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确乎如此,在巴顿的祖辈之中,不乏优秀的军人。

据说,巴顿的祖籍是苏格兰人。有史可查的巴顿家族18世纪的第一位美国祖先名叫罗伯特·巴顿,他最早从原籍移居到弗吉尼亚殖民地,早年曾当过土地契约工。这位祖先以其诙谐幽默的个性和风度翩翩的仪表结识了富家小姐安妮·戈登·摩塞,并最终成为摩塞家庭的乘龙快婿。值得罗伯特·巴顿庆幸的,不仅仅是摩塞家中的财富,更由于休·摩塞本人的显赫声名。这位岳丈老人曾是乔治·华盛顿的至交,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担任过大陆军准将,作战勇敢,后来在普林斯顿战役中不幸阵亡。这位休·摩塞将军,一直是小巴顿心目中仰慕的精神偶像。

当然,要真正追溯巴顿将军的军人血统,理当从他的祖父乔治·史密斯·巴顿说起。他出生于1831年,21岁那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当时,正是美国南北战争打得难分难解的动荡时代。小巴顿的祖父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守旧派,他激烈地反对废奴运动,组织了一支号称"卡拉哈来福枪队"的志愿兵部队,加入南部同盟军,抵抗北部的革命军队和方兴未艾的奴隶解放战争。他先后担任过步兵连长、骑兵团团长、上校。1864年9月,在第三次温切斯特战役中阵亡。

祖父的几个兄弟也都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全都参加了南部同盟军。而且,其他几名表兄弟也全是这支军队的军人。祖先们的过去令小巴顿异常崇敬,把他们当作自己"行动的楷模,前进的灯塔"。

他是从军人的角度来评判自己的祖先的,并不带有什么政治的色彩,他认为他们个个勇敢坚毅、不愧是出色的军人,是勇敢和荣誉的化身。在小巴顿年幼的心灵里,时常感觉到先辈们伫立在遥远的高处,审视着自己的一言一行。他曾写道:"我家族的祖先一直在催我奋进。如果我稍有迟疑,我就可能玷污我的血统。"

小巴顿的父亲乔治·史密斯·巴顿,虽然不是职业军人,但中学毕业后,曾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并担任过高年级的学员副官。军校毕业后,一度留校充任法语教官。1878年,脱离军界,在洛杉矶"格拉塞尔·史密斯和切普曼公司"法律事务所当律师。

1884年,当选为地方检察官。正值风华正茂之际,他娶了当地富豪本杰明·威尔逊的三女儿鲁思·威尔逊为妻。

小巴顿的外公本杰明·戴维斯·威尔逊早年是一个拓荒者,经过多年的艰巨创业,终于成为洛杉矶的首富,还当选过洛杉矶第一任市长,有权有势。

小巴顿的童年时光大多是在外公秀丽而广阔的牧场渡过的。

牧场座落于洛杉矶市郊东北12英里处,翠绿的圣盖布里尔山遥遥在望,低缓的平原水草丰茂,风景宜人。小巴顿和年幼的妹妹尼塔经常在父亲的陪伴下,在草地里尽兴玩耍。他们有时钓鱼,有时划船。而小巴顿最感兴趣的是做军事游戏。他挥舞着父亲为他削制的木剑,高喊着冲锋的口号,俨然是一名久经沙场的勇敢战士。父亲还教他们骑马、射击、构筑堡垒。

这是巴顿平生最早接受的军事训练。虽然是非正规而十分幼稚的,但对小巴顿却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他的记忆中留下难忘的印象。后来巴顿还津津有味地回忆这段童年的经历,他说:"尼塔扮成少校,我则当一名列兵。我还以为列兵比少校官大呢!"

巴顿12岁那年,父母把他送入斯蒂芬·卡特·克拉克私立学校读书。由于先天患有"阅读失常症",巴顿学习比较吃力,但在父母及家人的加倍爱抚和鼓励之下,他异常刻苦,终于顺利完成学业,并且逐渐养成了坚韧顽强的良好品质。

在学校期间,巴顿对历史课表现出超常的浓厚兴趣。这首先得益于父亲早先给他讲述过大量生动的历史故事,以及为他诵读过许多经典的历史文学作品。

其中许多历史伟人的品格和业绩,使小巴顿无限迷恋和钦羡,常常为之激动得夜不能寐。

巴顿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书籍,尤其是军事题材的各类史诗,如《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色诺芬的《远征记》等。从大量历史著述中,巴顿了解了军事史,了解了许多震撼人心的战争故事,尤其是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在巴顿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又一个人生楷模。他崇拜汉尼拔、恺撒、拿破仑……,把他们看成驾驭战争,改变历史、改变人类命运的英雄。

巴顿开始向往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军人,他自认为具有军人血统,而且具有军事方面的天赋。17岁那年,他中学毕业了,准备报考闻名遐迩的西点军校,立志当一名职业军官。

西点军校,建立于1802年,全称为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校址位于纽约市以北50英里处的哈得逊河西岸,是一个军事上的战略要点,故俗称西点军校。

该校培养目标是陆军初级军官,以训练严格著称,并以造就出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闻名于世。

西点军校对生员素质要求颇为苛严,必需要有相当地位的官方人士推荐,方能入学。按照规定,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有权推荐30名,国会参议员、众议员和特区代表每人有权推荐1名。可以想见,他们在推荐人选时,必定得慎重考虑,不会盲目行事的。

巴顿的父母深知儿子的远大志向,也看出他是一个可以造就的军人材料,于是千方百计帮助巴顿如愿以偿。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一位推荐人。父亲找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托马斯·巴德,申述了种种理由,恳请其提名巴顿。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参加竞争考试,择优推

荐。

为了能够顺利通过考试,巴顿的父亲决定先送巴顿到其它军校预习一年,打牢基础,然后争取进入西点军校。为此,巴顿于1903年9月来到了世代就读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

巴顿身着军校制服,怀着美好的将军梦,默念着父亲的叮咛:"首先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其次才是学好文化课,"走向军旅人生的第一站。

在军校,巴顿时时处处以一名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军容风纪和各种规章制度,做到令行禁止、教养一致。不久,便被评为内务整洁、着装规范和军姿优美的学员标兵。

与此同时,巴顿集中全副精力刻苦钻研军事知识和各门文化基础课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取得长足进步,与同期学员相比,他的学习成绩和各方面的表现均已名列前茅。

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锻炼的收获,为巴顿进入西点军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竞争条件。

机会终于来了。托马斯·巴德参议员发出通知说,遴选西点军校学员的考试,定于1904年1月在洛杉矶举行。

巴顿以出色的考试成绩证明,他是12名竞争者中的佼佼者,成为巴德决定推荐的唯一人。巴顿简直欣喜若狂,全家人也都高兴万分。父亲在来信中写道:"……一个人在世界上最强烈渴望做的……便是最适合于他做的事。……你身上具备优秀军人的血统,要正直、勇敢、整洁,那么你将得到应有的报答。"

离入学尚有半年,巴顿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锻炼提高自己。他发奋学习,刻苦锻炼,更加坚定了献身军事事业的职业理想。

1904年6月,巴顿中辍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习生活,怀着更高的追求,兴致勃勃地来到梦寐以求的西点军校。

西点军校果然名不虚传。这里不仅校园优雅洁净,作风纪律更是严谨规整,充满着正规的军事化气氛。

在教育训练的内容和要求方面,比其他一般军事院校明显地高出一筹。

巴顿的勃勃雄心,在入学不久就受到严峻的考验。

在文化基础课方面,他缺乏扎实的基础,学习非常吃力,成绩落在同学们的后头。学习上的困难令巴顿烦躁不安,惶惑的阴影一度笼罩心实。他开始幽怨甚至诅咒自己是"一个平凡、懒惰、愚笨而又雄心勃勃的幻想家。"他深深感到,这样下去,前途无望,将无颜以对列祖列宗,会玷污家族的血统和荣誉。

年轻的巴顿常常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他对自己的成功期望值相当高,这是一种有益的自信心的表现,但一旦碰到某些困难,又显得非常脆弱。现在巴顿就陷入了这种困境。

巴顿只看重军事科目,尤其偏爱队列训练和战术理论。战术系的教员们对巴顿在战术理论方面的独到见解十分赞赏,认为他具有超平常人的军事天赋和才智,是全系最杰出的人才。

对于队列训练的爱好,巴顿更是达到痴迷的程度。

他认为队列训练最能体现军人的气质,培养军人良好的军姿和顽强的意志。

根据训练计划的安排，队列训练是在每周六进行一次，可巴顿在星期日下午就苦练下一周的课目内容。

因此，他的队列动作漂亮利落，堪为表率。名列全班第二，出尽了风头。

遗憾的是，巴顿的数学成绩在全班倒数第一。尽管好友戈塞尔斯劝他挤出队列训练的时间攻攻数学，但巴顿置之不理。

为此，巴顿终于尝到了苦头，在第一学年结束时，校方决定让他留级，他原来预想在学年末当上下士学员的计划破灭了。

挫折，也许并不一定就只能是坏事，只要理智地认识并战胜它。巴顿在父亲的鼓励和诱导下，迅速地调整了情绪，重振旗鼓，从头做起。

整整一个暑期，在家庭教师的精心辅导下，巴顿系统地温习并掌握了全部功课内容，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始终不渝地竭尽全力。"

新的学习生活又开始了。巴顿似乎变得成熟了许多，他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脚踏实地地去争取自己希望获得的成功和荣誉。

他为自己预设了军校期间期望的三个奋斗目标：在队列训练中夺冠；到四年级时升为学员副官；在田径运动项目上打破学校纪录，达到A级运动员标准。

到二年级时，巴顿开始在各个方面崭露头角，成为全校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首先在运动场上一显身手。绿茵场上不愧是一名冲锋陷阵的勇士，跨栏比赛敏捷迅速。

令人欣喜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荒废学业，各科成绩均取得优良成绩。学年末，他被任命为年级的第二下士学员，负责带领一年级的一个连队。

作为学员连队的小头目，巴顿显示了指指挥员应有的负责精神和才能。他对新学员严格要求，对他们的违纪行为铁面无私、绝不姑息。当然，他更注重严于律己，以良好的自身形象为他们作出表率。

巴顿为自己塑造了良好的形象，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赞誉和高度评价："他是一个满头金发的北欧人，身体高大匀称，风度潇洒，举止端庄，是年轻领导人的完美典型。"高高的个子，端庄的举止，合体的军装和整洁的内务。从外表到内涵，他都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他的仪表、举止、言谈与众不同，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完全的投入，所有这些在他的学员生活中，都引人注目。

功夫不负有心人。勤奋不辍潜心投入、性格坚强，使巴顿获得巨大成功。他的奋斗目标一个个全部实现。

队列训练成绩名列榜首；

刷新了几项田径项目纪录，

四年级时被任命为学员副官。

学员副官是全体学员的头，是品学兼优的佼佼者。

巴顿为此春风得意、心花怒放。无论在阅兵和训练中，他都保持着一种昂扬的激情和勃

发的姿态，俨然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1909年6月，巴顿学业期满,各门课程都取得满意的成绩，而且是步枪、手枪的特级射手，剑术和骑术在校也是绝对一流的。

巴顿对军人职业一直孜孜以求,达到痴迷的程度。

他在给恋人阿特丽丝的一封信中，曾说到，之所以热衷军旅生涯，是因为珍惜传统、喜欢刺激和渴望荣誉，"如果你拿走了这三种东西，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章 美国陆军第一号“剑术大师”

临近毕业的巴顿踌躇满志，英姿英发，急切地渴望效命沙场。此时，他却为选择兵种颇费思量。

火炮被称为“战争之神”，具有无坚不摧的威猛形象，炮兵是令人称羨的。但巴顿认为炮兵离短兵相接的前线距离太远，不能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既缺少刺激，又无建功立业的机会。所以，巴顿首先排除了炮兵。

巴顿也考虑过步兵。可以说，任何时代，任何战争都不能没有步兵。步兵的勇敢精神和立功晋业的机会，与巴顿的志趣是很契合的。

但是，巴顿最终把深情的目光投向了骑兵。巴顿自幼就崇尚“骑士”精神。他觉得骑士最能体现家族的传统，他们具有高贵的绅士风度。当一名骑兵军官，可以挥舞闪亮的军刀，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杀敌立功。

1909年6月，巴顿告别培育自己的母校，来到了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附近的谢里登堡，在“骁骑队”任骑兵少尉。

谢里登堡是一处不太起眼的军事哨所，荒凉而冷漠。除了正常的训练和演习之外，军官们大多无所事事。

对于巴顿来说，现在是新生活的开始，他以生气勃勃的工作精神，打破了连队往日的沉寂。

一方面，他利用大量时间继续研读军事理论著作，特别是克劳维茨的名作《战争论》，虽然晦涩难懂，但巴顿读得津津有味，一字一句细细品味，手不释卷。

读书学习使巴顿获益匪浅，不断丰富知识，提高了军事理论素养。他信心十足地说：“即使不发生战争，我也要当上将军。”后来，他把学习研究的体会，撰写成军事学术论文，在美国军事杂志上发表，颇受重视和好评。他的作战观念，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进攻……推进，再进攻，不惜任何代价，直至最终取得胜利。”他以此为依据指导作战实践，形成了个人独特的指挥艺术和战斗风格。

巴顿非常注重对士兵的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他经常把士兵们拉到野外进行训练，他的训练方法和果断坚毅的作风，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赞赏。为了活跃连队业余生活，他特地设计了一个马球场，组织了一支足球队，亲自担任教练。骑兵连连长马歇尔上尉说，巴顿是一位“特别有希望的年轻军官，他能力非凡，前途远大”。若干年后，巴顿以他非凡的成就证实了此话不为过誉。

在谢里登堡期间，巴顿的个人生活也是情趣盎然的。闲暇时间，他常常外出郊游，带着猎犬上山打猎，还成为海兰公园的富人圈里家宴的座上客。一些富家小姐也钦慕巴顿的风度举止，乐意陪伴他出入歌厅、剧院，各种晚会和舞会。第二年6月，巴顿与未婚妻比·阿特

丽丝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建立了温馨的小家庭。

谢里登堡的生活毕竟过于安稳闲适。时间一长，胸怀大志的巴顿开始不安份起来，他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战争，他感到寂寞难耐。几经周折，终于在1911年12月，调到了首都华盛顿附近弗吉尼亚州的迈尔堡，并且奉派作为陆军参谋长伍德将军的随从副官。

迈尔堡是当时美国陆军参谋部所在地，军界要人云集于此。巴顿真是喜不自胜，他感叹道："所有的大人物都住在这里，""真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接近上帝，理想远大的人应该设法迁居这里。"

伦纳德·伍德将军是一位军事改革家，深受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器重与支持。因此，作为伍德的随从副官，巴顿有缘接近这位部长，进入他的内圈，几乎立时跨进与世隔绝的最高指挥部的顶层。正如某些传记作家所描述的那样：巴顿"还是个少尉时，就坦然自若地出入陆军高级指挥部的密室和华盛顿上流社会最高贵的客厅"。

在迈尔堡，巴顿常常在早上陪伴史汀生骑马漫步，得到许多机会，向这位显赫的陆军首脑表达自己对军事和战争的看法，给史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于今后巴顿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就在这时，1912年的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为巴顿提供了继西点军校之后第二个出人头地的机遇。

这一届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竞赛项目中增加了一个名叫"现代五项全能运动"的军事项目，巴顿以他健壮的体魄和出色的体育技能被选拔到美国陆军代表队。

比赛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一名军人携带文件。1、骑在马背上，遇到了敌人；2、他举起手枪射击；3、拿起剑刺向敌人，得以逃脱；4、游过一条河流；5、最后越野跑步抵达终点。后来的骑兵部队司令亨利将军说，这是国际奥委会提出的一个现代骑士的竞技概念。他写道："二十世纪的骑士在完成他的骑士使命时，必须能够克服前面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要用手枪或决斗的剑进行个人搏斗；能骑上任何可用的马匹迅速越野；能游过不能徒涉的河流；能徒步走完全程。"

可以说，这些项目都是巴顿的拿手好戏。在比赛场上，他信心十足、顽强拼搏。在剑术较量中，他的剑术成绩最为优异，是所有选手中唯一击败过法国冠军的选手。当他游完300米距离到达终点时，不得不用船钩将他从水中捞上来。在4000米越野赛中，他由于筋疲力竭而晕倒在皇家包厢前的终点线上。他的坚韧顽强的拼搏精神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喝彩。

比赛结果，巴顿在43名竞争者中，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是这次美国代表队正规军官中表现最为出色的一个。

回国途中，巴顿特地绕道去法国，前往索米尔骑兵学校，拜会了该校副校长、欧洲职业剑术冠军克莱里先生，聆听了这位著名剑术大师的讲课，并当面求教剑术和授课方法等问题。

回到美国后，巴顿受到英雄般的礼遇，应邀与陆军参谋长伍德将军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将军共进晚餐，使巴顿感到莫大的荣幸。

此后，巴顿以极大的兴趣迷恋于马术和剑术。他尽可能地参加华盛顿地区举行的各种马术运动会，其目的一是培养自己精湛的马术，但更重要的在于利用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

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曾毫不掩饰地对一位朋友说："我所做的事情在您看来可能像儿童游戏，但是对我的事业却是一种最好的宣传。

这样可以引起公众对我的注意，让大家去谈论我。引起别人的注意是许多人功成名就的开端。"

功夫不负有心人。巴顿首先以其对改进骑兵马刀的卓越见地在美国军界崭露头角。

美国骑兵使用的是弧形的弯刀，在战斗中只能用刀刃砍杀敌人；而法国骑兵使用直剑，可以在马上直刺敌人，充分体现了强烈的进攻意识。相比之下，法国骑兵具有更高的效用，因为刺杀能够更快捷地贴近敌人，更有效地实施进攻行动。巴顿将这一看法寄给了法国剑术大师克莱里："法国人使用的马刀远远胜过我们的……整个法国骑兵的刀法体系归结为一个词，即是'进攻'。"

巴顿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一篇学术论文，建议将美军现行的弯刀改为法国式的直剑，并将文章投寄给权威的军事学术杂志《陆海军杂志》，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和重视。

论文很快发表了，立即引起军界的广泛关注。陆军部长史汀生读到了这篇文章，决定采纳巴顿的建议，指令依照巴顿设计的样式生产两万把军刀，装备骑兵部队。

巴顿喜出望外。他奉命前往斯普林费尔德兵工厂监制验收。不久，美军骑兵部队官兵就广泛使用了闻名遐迩的"巴顿剑"。

巴顿对军刀的研究意犹未尽，他系统地整理了历史上各国使用的各种剑，专门评述了德意志人、哥萨克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使剑的优劣，连篇累牍地发表论文，成了名符其实的剑术专家。

1913年夏，巴顿希望专门到法国索米尔骑兵学校研习剑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和声望，这一请求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巴顿自费来到索米尔，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巴顿与法国剑术大师克莱里交上了朋友，他们共同切磋技艺，讨论骑兵的训练方法和军刀使用的各种问题。

此行使巴顿的剑术理论和技艺进一步趋于精湛和完善。

除此之外，巴顿还有另外两个收获。一是利用这次短期的学习机会，结交了一些法国骑兵朋友，在经常性的聚会和交谈中，巴顿不仅更深入地了解了拿破仑的军事思想，也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法语。

二是开着汽车详细地察看了瑟堡至索米尔之间整个丛林密布的原野，这里曾是威廉一世1066年征服英国时调动军队的地方。巴顿驱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分水岭和乡间小路上，以一个职业军人的特有眼光，看到这片原野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后来，他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总结了这次勘察的结果。他指出，那些"分水岭的道路，不管下多大雨，地面总是坚硬的，足以经得住军事辎重的运输。"31年后，也就是1944年，巴顿率领第三集团军挺进到了这一地区，故地重返，了如指掌的地形地况，使他运兵自如，势如破竹。

1913年10月，巴顿奉派入堪萨斯州赖利堡骑兵兵种学校学习，同时兼任剑术教官。在校两年期间，巴顿系统地学习了全部骑兵专业课程，还完成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为骑兵委员会起草了新式直剑的使用条例，编写了陆军赛跑纪录。

巴顿被公认为美国陆军的第一号剑术专家，并第一个获得"剑术大师"的荣誉称号。

1915年6月，巴顿从赖利堡骑兵兵种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原先所在的团队。不久，该团调往菲律宾执行驻守任务。巴顿认为去这个平安无事的岛国无所作为，于是申请调到得克萨斯州布利斯堡的第8骑兵团，驻地与墨西哥接壤，是两国军事冲突的焦点地区。

1916年5月，巴顿跟随约翰·潘兴将军指挥的远征军参加了一次镇压墨西哥农民起义军的作战，这只不过是一次规模不大的遭遇战。

第三章 美军第一坦克兵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1917年4月，美国始加入英法协约国，对德宣战。

潘兴将军受命担任"美国远征军"司令，率部赴法国协同英法联军作战。

4月17日，巴顿作为潘兴的随从副官和司令部的营务主任，随军来到了法国。

美国远征军司令部机构庞大、人员冗杂，巴顿感到呆在这里简直是浪费生命、无聊之极。他去见潘兴，请求将自己调到前线短兵相接的战斗岗位上去。潘兴将军此时恰好正在谋划组建一支坦克部队，他对巴顿说："你要离开这里，我没有意见。我提出两个职位供你选择："你可以去指挥一个步兵营，或者去坦克部队。"

在美国参战之前，作战双方陷入对峙的僵局。德军设置了三道防线，英法联军在碉堡林立、战壕交错、铁丝网密布的防线前面一筹莫展，进攻屡遭惨败。有位名叫欧内斯特·斯文顿的英国上校，他是战地随军记者，当时突发奇想，建议制造一种"能够自行推进的车辆，它能够跨越战壕，又有装甲，既不怕机枪的袭击，又能进攻敌人阵地"。当时的海军大臣温斯顿·邱吉尔对这一想法很感兴趣，他立即组织了一个"陆上之舟委员会"来进行试验。他们根据斯文顿上校的建议将一种"霍不特"型拖拉机改装成战车，在英国的水柜工厂里进行生产。为了保密，研制人员将其佯称为"水柜"。"水柜"的英文字母是"tAnk"，读音即坦克。

坦克问世之后，人们对它的作用的认识还很肤浅，投入战场，只是用于攻坚，没有完全发挥其防护、机动和火力三结合的威力。

美国陆军对这项新式武器的赏识是迟钝的。直到1917年秋，美国陆军好不容易才决定"采用这种新式武器"时，英国和法国已经有了几千辆坦克。美国却只有两辆称得上是自己的坦克，这是华盛顿的军械署依照法国的设计图样定制的。它的外形粗陋而笨拙，结构简单而幼稚。而且其中一辆竟采用蒸汽机来发动。

巴顿对潘兴将军提出的问题没有立即作出回答。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他写信求教于岳父老艾尔。老人在复信中这样写道："我对战争一无所知。我对你的劝告是：应该选择那种你认为对敌人打击最沉重，对自己伤亡最小的武器。"

巴顿立刻去见潘兴，对他说："长官，我已决定去坦克部队。我怀着一种特别的热情接受新的任命，因为我相信我能用轻型坦克给敌人最大的杀伤，而使美国付出的代价最校"1917年11月9日，巴顿接受了正式命令，任务是在马恩河上游的朗格勤附近建立一所坦克训练中心，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一个坦克营。如果顺利的话，他还可能指挥坦克团或坦克旅，并获得晋升高职的机会。

巴顿必须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没有专业知识，没有训练经验，也没有坦克。

为此，巴顿首先到贡比涅法国坦克兵培训中心学习基础知识驾驶技术。他选择了法国的双人6吨雷诺式轻型坦克。同时，他还专门拜访了康布雷附近的英军坦克兵，向那里的官兵请教坦克作战经验。为下一步组织坦克训练打下良好的基础。12月15日，巴顿和其他几名工作人员启程前往朗格勤，开始了训练基地的筹建工作。在坦克和受训人员到达之前，巴顿又走访了很快地走访了英国博文顿坦克学校和法国夏普勒坦克学校。

不久，第一批参训人员来到训练基地。巴顿首先对他们进行作风纪律训练，一面等待法国应允捐助的训练坦克。

巴顿认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部队，必须具有铁的纪律。在训练中，他异常看重官兵的纪律观念，注重培养他们的军容风纪和礼节礼貌。他要求自己的部属着装整洁、军姿优美、严守纪律、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要有一往无前的突击进攻精神。

1918年3月下旬，法国捐助的22辆坦克终于运到。这天晚上十点钟，劳累了一天的巴顿刚刚躺下，传令兵乔·安吉洛军士急匆匆地闯进卧室，报告道：“少校，雷诺刚刚送到了，需要您到铁路支线那儿去。”

天亮之前，巴顿把这些庞然大物一辆一辆地开到了驻地库房，兴奋和劳累把他弄得疲惫不堪。因为所有人员中只有他一人会驾驶坦克，他当时是美国军队中唯一值得自豪的坦克手。

巴顿开始以全部热情和全副精力投入训练工作。

他制订了详细的训练计划，亲自授课，向学员讲解坦克的构造、性能以及驾驶、修理技术，并组织了第一次步坦联合作战的战术演习。

1918年8月，巴顿终于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坦克旅，下辖2个营、3个连，还有一个直属旅部的修理救护连。巴顿任旅长，计有50名军官、900名士兵和25辆坦克。

巴顿的坦克旅，被公认为美国远征军中最厉害的部队。而巴顿则以远征军中“最残酷的军纪森严的教官”而声名远播。他对下级极为严格，甚至肆无忌惮地责骂他们，但同时赏罚分明、办公公道。他公开宣称：“我将表现出比现在更为严厉的面孔，这将是我真的面孔。”

巴顿认为，纪律和军容，是一名真正的军人的重要素质，也是一支部队凝聚力战斗力之所在。在这方面，他处处为官兵作出表率，始终保持军容整肃、仪表非凡。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竟成了他的名字的同义语。他甚至把极为简单的举手礼发展成一种高度优美的艺术，在整个远征军中，这种漂亮的敬礼姿势被称为“乔治巴顿”。

巴顿致力于把他的坦克部队训练成具有一往无前的进攻精神的劲旅。他亲自写了一首歌词，作为坦克旅的战歌，其中唱道：“我们跟着旅长穿越地狱，打到敌人那边去。”

战争是令人诅咒的魔鬼，巴顿却生性喜爱打仗，渴望战斗。他日夜盼望率领他的铁骑驰骋沙场冲锋陷阵。他说：“我希望战争打下去，直到我们能一试身手。”

巴顿企盼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协约国盟军最高统帅费迪南·福煦将军计划对德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这次大攻势的前奏是扫除圣米耶尔城防守部队的德国人。福煦将军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美国远征军第1集团军，辖第1军、第4军、第5军三个军，共13个师55万人。还有法军两个师近15

万人。

司令部赋予巴顿的任务是：指挥第5军的坦克，包括自己的6个坦克连和1个法国坦克连共计144辆坦克，支援从南面发起进攻的主力部队。

9月12日凌晨1时，900门大炮一齐开火，一直延续了4个小时。凌晨5时，进攻开始，50万美军和15万法军像巨浪一般涌向德军阵地。

巴顿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他把坦克分成三路开进，自己靠近右路指挥康普顿营。

在真正的实战中，坦克部队的指挥员究竟应该在什么位置呢？是呆在指挥所里，还是应随坦克跟进？

巴顿根据自己的想法，认为指挥员亲临第一线可以激励官兵的士气和斗志，并能随时依据变化的情况组织战斗。于是，他带领一名中尉和4名机械师尾随部队前进。

巴顿一行冒着炮火往前急进。穿过进军路上的第一座城镇圣比桑，向埃塞前进。据守埃塞的德军已经开始溃退，巴顿步行着带领坦克不停地进击，穿越埃塞向下一个城镇庞奈前进。

途中，巴顿碰到了另一位步兵旅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准将，他也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威震敌胆的一员虎将。两位军官在纷飞的炮火下简短地交谈了几句战况，很快又各自指挥部队战斗。

在庞奈镇的前面，跟随巴顿身边的5辆坦克有4辆已经耗尽了燃料，不能动弹。巴顿命令仅存的一辆冲进镇子。但驾驶这辆坦克的军士格雷厄姆有点犹豫不前，于是巴顿跳上坦克，亲自把它开进了城里，又向贝内方向驶去。

坦克遭到敌人密集的弹雨的袭击，巴顿跳下坦克，隐蔽前进。他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孤身一人的危险境地，便不得不转身往回跑。

他遇上了补充油料后赶来的原先4辆坦克，于是把5辆坦克重新组织起来，自己跳上领头的坦克，他们一面猛烈开火，隆隆地进占了贝内镇，缴获了4门火炮，16挺机枪。

这时，巴顿开始关心从左路进攻的布雷特坦克营的战斗情况。他步行穿过大段无人地带，发现该营的25辆坦克已经占领了农萨尔。不过燃料全部用完，不能继续开进了。

巴顿决定亲自到后方去找油。他往回走了7英里，在泥泞的黑暗中，艰难地跋涉到了赛谢普雷，又饿又累，可是干粮袋和水壶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丢了。

巴顿在路旁拦住了一辆战地观光军官的车子，从赛谢普雷油库搞到了两个坦克营所需要的汽油。然后到军司令部汇报了一天的战斗情况。

第二天，圣米耶尔战役实际上已经结束。美军俘虏敌军1.5万人，火炮450门。一队又一队的德军战俘从巴顿身边经过走向战俘营；德军的防线收缩到兴登堡，中间留下了一段宽阔的无人地带。

巴顿实在难以忍受眼前这种空旷和寂静，他渴望战斗，渴望不停息地追击、前进。他把率领的坦克以扇形阵式开进到开阔地带，在离德军兴登堡防线半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然后，命令西奥多·麦克卢尔少尉的三辆坦克向敌军阵地直冲过去。

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听到一阵隆隆的炮声。麦克卢尔捣毁了敌军一个炮连阵地，而后得意洋洋地返回。

然而，美军司令部并没有打算正面攻击兴登堡防线。巴顿擅作主张的行动令他的上司罗肯巴克将军大为恼火，他将巴顿臭骂了一顿，并威胁要将他送回国内，永远当一名上尉。巴顿表示对此追悔莫及，并保证以后不再重犯。

出人意料的是，美军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将军给罗肯巴克来了一封信，对坦克兵在此次战役中的英勇战斗精神大加赞赏。许多报刊报道了他们的事迹，有些还登载了巴顿坐在坦克上的照片。

潘兴制订了一个新的大规模作战计划，将突击方向转向凡尔登西部，在默兹河与阿尔贡森林西部边缘之间宽约 20 英里的地带组织新的战役。为此集结了 3 个军的兵力，同时有 3 个师作为预备队。

巴顿的坦克旅配属给第一军，总共 135 辆，任务是通过夏庞特里方向的谢皮和维朗内，沿着阿尔贡东边，在布昂泰和埃尔两边开进，支援步兵进攻。

坦克通过铁路运抵预定攻击出发地域，巴顿组织官兵乘着夜暗把它们卸下火车，开到一片小树林里隐蔽起来，等待进攻的命令。

德军在默兹-阿拉贡构筑了一个严密坚固的防御体系，在纵深 12 公里的阵地内，修建了 4 道防线，其中有无数相互支撑的机枪火力点，并敷设了密密的鹿砦铁丝网。德军还把各条防线之间的村庄、树林、山丘和其他天然屏障变成坚固的据点，用以抵御面临的进攻。

9 月 26 日凌晨 2 时 30 分，战役打响，75 毫米大炮轰击 3 小时之后，部队发起冲锋。

巴顿依然步行前进，指挥坦克以纵队开进。德军的排炮火力将坦克封锁在一座桥边，他迅速赶到，利用排炮齐射的间隙时间，组织坦克一组一组地冲过桥去。

9 时左右，坦克向前推进了 9 英里，攻占了瓦雷纳镇，并向切平镇进攻。

巴顿步行跟在坦克后面，突然碰上约 300 名士兵，被敌人暴雨般的机枪逼迫在一个小山坡下。他十分恼怒，高声喊道："该死的，你们呆在这里干什么？"

可是这群散乱的步兵没有指挥官，他们对这位突然出现的陌生的长官未予理睬。

巴顿挥动着手中的指挥棒，呼唤着："谁愿意跟我上？"有 5 个士兵站出来，连同巴顿共 6 个人组成了一个中队，冒着枪林弹雨往前冲去。但是，几分钟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只剩下巴顿和自己的传令兵安吉洛两人。

就在他们准备继续前进的时候，一颗子弹穿透了巴顿的左大腿，他重重地摔倒在地，鲜血顺着裤腿汩汩地流了下来。

安吉洛急忙给他包扎伤口，勉强止住了血，可是他已经无法再站立起来了。随后而来的战地医生把他送回了后方医院。

由于巴顿在这次战役中的英勇表现，被晋升为上校军衔。

巴顿在朗格勤总医院养伤期间，从前线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激励着他的斗志，急切盼望伤愈归队，重返战常 1918 年 11 月 11 日，经过四年多苦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投降而宣告结束。这一天恰好是巴顿年满 33 岁的生日。

巴顿在这次大战中获得了值得炫耀的荣誉，他被授予"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和"优异服务勋章"。

在两份嘉奖令上分别写道：

"1918年9月26日，在法国切平附近，他在指挥部队向埃尔山谷前进中，表现出超人的勇敢、冷静、干劲和机智。"

"由于他的积极肯干和正确判断，他在朗格勤军校组织和领导坦克中心的工作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他在战斗中对坦克部队的使用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才干和热忱，在这种对美军来说还是较为生疏的作战方式中，表现出显著的适应性。"

的确如此。巴顿从一位曾经享有盛名的剑术大师继而成为全美第一坦克手、第一流的坦克专家，创造性地建立了美军的一个新兵种，发明了一种新的战法，并在战场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1919年5月17日，巴顿率领他的坦克部队回到离别两年之久的美国。

经过战争巨痛之后，和平主义情绪开始在全国蔓延。国会确认，最好的军队是一支规模最孝费用最低和最不显眼的军队。于是到处都准备限制军备，海军建设大量削减，陆军遭到全面清洗，几乎所有军官都被降职或解职。

192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法案》，规定陆军编制仅为28万人，分9个师。坦克兵由此失去了存在的法律依据。陆军部明令将坦克分散到步兵里去，以连为单位配属步兵师。坦克全年的全部经费只有500美元。

巴顿无可奈何。这年夏天，他决心告别坦克，重返骑兵部队。

临别之际，巴顿对他的部下发表了一篇满怀惜别之情又慷慨激昂的演说："坦克部队有我的心血和希望，我坚信它是不会衰亡的。总有一天，我还要与它重聚，我的生命和荣誉全都与它息息相连，到那时我们的坦克将是一个全新面貌，它将是一支世界上所向披靡的坦克部队。"

在此后自1920年至1940年长达20年之久的岁月里，巴顿是在平淡无奇却又忙碌碌中度过的。

他被频繁地东调西遣，先后担任过十多种无足轻重的闲职，并被送入骑兵学校、指挥参谋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挑起祸端，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世界元凶希特勒在新的一轮大战中，充分发挥飞机、坦克的机动性和强大火力，运用"闪电"战术，肆意逞凶，令世人目瞪口呆。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冷静地观察和分析了形势，他基于对新武器和新战法的了解，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组建装甲部队和远程轰炸机，得到全力支持。

1940年7月10日，马歇尔将军签署了一道命令，组建美国陆军第1装甲军，下辖2个装甲师。由阿德纳·查菲将军任装甲军司令，第1装甲师驻诺克斯堡，师长马格鲁德；第2装甲师驻本宁堡，师长斯科特。

不久，巴顿奉命担任装甲旅旅长，并被晋升为陆军准将，到本宁堡参加部队的创建工作。

其时，巴顿已经年届53岁，机遇却把他引向了辉煌人生的新起点。

巴顿兴致勃勃地来到本宁堡，看到的是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这里有 3 2 3 辆严重锈蚀的旧坦克，2 000 多辆残破不堪的各种车辆，几千名毫无军事素质的新兵。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购买了一些零配件，使那些坦克和车辆重新动弹起来。

紧接着，他把人员和装备组合起来，编成 3 个旅，形成了坦克师的完整建制。

现在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训练那些新兵了。《纽约时报》称他们是“一群身着咔叽军装，组织涣散的乌合之众”。巴顿深知，要把这群“乌合之众”锤炼成训练有素的战斗部队绝非易事。但他有坚定的信心。

巴顿采取的措施是：表率、严格、激励。

他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对事业的热忱和十足的干劲感染和教育官兵，成为人人效法的榜样；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使官兵们充分认识平时训练和战时打仗的关系。他指出：“战争的目的不是牺牲自己，而是要消灭敌人。”“一品脱美国人的汗水可以挽救美国人的一加仑鲜血。”；利用各种方式奖励成绩突出的官兵，勉励他们在战争中杀敌立功。

巴顿特别强调军人的“勇敢和机智”，后来新闻记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以“热血豪胆的老头”为题的文章，这个绰号很快流传开来，以至竟成了巴顿形象的美称。

1940年9月，阿德纳·查菲因身体状况不佳调离了坦克部队，由斯科特师长接替军长职务，巴顿则担任第2装甲师代理师长。

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一天天成熟和正规起来，巴顿感到由衷的喜悦。为了检验部队的训练水平，也为了在公众面前展示一下坦克兵的威仪，巴顿决定搞一次长途行军。

1940年12月，巴顿率领他的装甲师的官兵、1 000 多辆坦克、战车、各种车辆，天上还有飞机伴行，从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出发，浩浩荡荡地开往佛罗里达州的巴拉马城，往返 4 00 英里。几天之中，沿途万人空巷，拥挤在路旁，争相观看这支威武壮观的钢铁大军。巴顿和他的坦克部队真是出尽了风头。

巴顿得意非凡。在第2年的元月，他又搞了一次阅兵式。

这一天，本宁堡异常热闹，坦克部队的 1 2 00 多辆各种战车、侦察车、运输车、吉普车鱼贯开进本宁堡中心广场。巴顿和一群军政要员登上检阅台。

在阅兵正式开始之前，巴顿亲自登上一辆涂有红、白、蓝三种颜色的坦克，头戴钢盔，威风凛凛地站在炮塔上。坦克绕场一周缓缓行驶，官兵们齐声高喊“前进，前进，勇往直前！”

巴顿在雄壮的呐喊声中回到检阅台。

阅兵开始，军乐嘹亮、礼炮轰鸣，战车编队通过检阅台。

阅兵完毕，前来观礼的长官们莫不称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满意地说：“我们的坦克从无到有，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强大的战斗力量。”这无疑也是对巴顿本人功劳的肯定与褒扬。

这天，陆军部长史汀生当场宣读了任命巴顿为第2装甲师师长，晋升为少将的命令。

1941年1月28日，马歇尔宣布将在6月份举行一次美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演习，将有千个野战军参加，由麦克奈尔将军负责组织实施。